

# 让稀有剧种『更有为』更『有位』

□ 本报记者 卢昱



山东沾化渔鼓戏小戏(审衙役)剧照

## “大团带小团”激活春水

近年来,为发展戏曲艺术,国家和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很多小剧种在政策春风的吹拂下绽放生机。饶是如此,还有一些稀有剧种面临人才断层、剧目流失、资金匮乏、传播式微的共同难题。

所谓“稀有”,首先是数量上的“稀少”,强调其传承与发展所面临的濒危状态。根据2017年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结果,截至2015年8月31日,全国有348个剧种,分布区域仅限1个省区市的剧种300个,其中有120个“天下第一团”——该剧种全国仅有一个国办团体,107个剧种无国办团体,仅有民营团体或民间班社。

“稀有剧种保护不能止于‘一次性抢救’,必须构建‘有人演、有戏演、有观众看’的良性生态。”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二度梅花奖获得者李梅系统分享了“大团带小团”的陕西实践。这一以秦腔为龙头,辐射全省稀有剧种的协同模式,激活了一池春水。

“核心是发挥大团的平台、人才、创作、传播优势,以大团带小团,以主流扶小众,打破‘一剧一院’的孤立格局。”李梅介绍,保护行动重在搭建展演平台,让小剧种登上大舞台。

造,而是让古老声腔在当代生活中焕发新生。”

采访中,记者发现,部分稀有剧种剧团还采取“一套人马、演多个剧种”的运作模式。比如河北省的蔚县秧歌演艺有限责任公司,演员要同时学习蔚县秧歌和晋剧两种戏,有时还要在演出中穿插歌舞表演,以丰富演出内容,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

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鹏建议,类似展演活动可以多邀请基层民营剧团参加,适当组织“以大带小”帮扶签约,给基层民营剧团、演员更多的机会和鼓励。

## 唱腔、音乐的“变与不变”

稀有剧种,更重要的是其文化价值上的“珍稀”——文化品格的独特性,以及不可再生性。每个剧种都拥有独立的文化个性与艺术特征,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也是戏曲艺术宝库中不可或缺或缺的珍品。正因如此,每一个剧种在中华文明的整体结构中,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文化基因,具备“一个都不能少”的珍贵属性。

然而当下,戏曲发展面临多重挑战。有人认戏曲已被边缘化,节奏慢,跟不上时代。更需警惕的是,戏曲正滑向两种危险倾向:一是戏曲向话剧、影视剧趋同,作品“非戏曲化”特征凸显;其二,剧种间在表演、唱腔、舞美上相互模仿,地方戏曲面目模糊,辨识度骤降。

这种戏曲的“同质化”原因何在?山东文化馆原馆长、著名唱腔设计家、作曲家高鼎铸一针见血:“一是唱腔设计人员专业素养不足;二是基层剧团,尤以稀有剧种为甚,常外请创作人员。对方可能从未接触过该剧种,仅因‘音乐风格不协调’便擅自改动唱腔。”他痛陈:“把剧种根基丢掉,专家不认,老百姓更不认!”

破局关键何在?高鼎铸提出清晰路径:“抓好一个戏,需要剧本、声腔、演员三要素并重。而守住剧种之魂,核心在声腔音乐。”他强调:“音乐唱腔是剧种的标识。守住声腔特色,就是守住剧种之根。”

顺着此逻辑,高鼎铸倡导“双轨制”创作原则——

唱腔设计上有大胆尝试,我们如果突破这个瓶颈,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发展点和成长路径。”

而戏曲学院化培养,可能会导致戏曲人才同质化。周大明给出自己的建议:“要坚守口传心授,气息的,心领神会的发声位置,身体感觉,只有通过深切体悟才能传承;再就是,建议重点培养精通剧种音乐的唱腔设计人才,避免一个作曲家写所有戏,导致风格单一。”

## 人才要招得来、留得住

“人才断层”被多位专家列为稀有剧种生存发展的首要危机。

面对“部分剧种仅存几位高龄传承人”“青年学徒招不来,留不住”的现实困境,与会院团负责人、学者、艺术家围绕人才培养提出系统性思考与实践路径,强调“守根”与“创新”并重,“输血”与“造血”结合,为稀有剧种可持续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专家普遍认可发掘好苗子对戏曲发展的重要性。浙江台州乱弹剧团团长尚文波向记者分享了一段充满人情味的培养实践。

面对人才困境,尚文波探索出“情感留人”路径。“我们不但包吃包住,还包介绍对象,只为把年轻人留住。”作为浙江台州唯一的地方剧种,台州乱弹虽然2006年就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相当长一个时期,命运多舛,一度停滞了近30年。2010年,剧团在演出途中发生车祸,给这个本来就传承者稀少的剧团带来巨大的打击。但他们没有打退堂鼓,仅用27天就复排了7本大戏,之后更是将台州乱弹带到了更多、更大的舞台。

据尚文波介绍,他为剧团演员牵线搭桥,促成五段姻缘。他特别提及台州当地婚俗:婚礼需将现金“挑”至女方家中陈列,以显诚意,“我为团员婚礼‘挑钱’十多次。”更令人动容的是经济支持。“2013年,为留住三位核心骨干,我自掏腰包为他们垫付购房首付。”他说,“这不是作秀,而是真心希望他们能在台州扎下根。感恩并重,既要严格要求艺术水准,也要消除后顾之忧。”

## 春耕启幕 古人丰收的秘密藏在这里

博物5分钟

□ 本报记者 梁雯

春风送暖,沃野焕新,各地春耕陆续启幕。春耕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有了春耕的辛勤劳作,才能迎来秋收的喜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纵观几千年农耕史,从原始农业到传统农业,农具经历了从石到铁的变迁,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千年农具进化史,不仅见证了农业生产效率的跨越式提升,更藏着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生存智慧。



大汶口文化双面刃素面石斧

在济宁市博物馆,一把来自新石器时代的石斧静静陈列,它就是大汶口文化双面刃素面石斧。这柄石斧由石英砂岩制成,呈长方形,弧刃正锋,双面刃素纹。原始农业时期,石制农具是农业生产的利器。在那个刀耕火种的年代,一把石斧劈开茂盛生长的草木,再将其烧成灰烬,在烧过的土地上耕种,成为古人最原始的耕种方式。

旧石器时代,人们制作的石器主要是打制石器,在一块石头上敲掉,掉下的石片可以制成刮削器、尖状器,剩下的石核可以加工成砍砸器。到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开始被使用,人们先敲打石头,然后研磨加工,形成斧、凿、刀、镰等工具,石器表面更光滑了。

石斧是新石器时代代表农具之一,是古人的“开荒利器”,可以用来砍伐植物,为平整土地作准备,当时的石斧以长方形和梯形为主,较为厚重,这种宽厚的外形,也可以增大冲击力,避免斧刃损坏。

不论是打制石器还是磨制石器,这些看起来简陋的石器,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古人耕作的好帮手。



夏禹(右)画像拓片,左侧为夏桀

随着技术发展,耜耕阶段到来。

在山东济宁嘉祥县武氏墓群画像石中,有一幅三皇五帝等帝王的“集体照”,其中大禹左身右,头戴斗笠,左手平伸,右手拿一件类似权的工具。这件工具既是治水利器,同时也是当时农业生产中的先进工具——耒耜。

传说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制耒耜,种五谷,成为炎帝为人称道的事迹。商周时期,耒耜是耕播和挖沟的主要农具。关于耒与耜究竟是一种农具的不同部位,还是不同农具的组合称呼,至今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耒耜是“耒”与“耜”的结合体,耒是上面的尖头木棍,再加上一段短横架,耜是下端的起土部分,也就是刃,翻挖土时把尖头插入土壤,用脚踏在耒耜的横木上然后翻出,让翻土变得容易,类似现在的铁锹。

整体结构的木耜,制作费时费力,古人就用动物骨头、石头等,制作成耒耜的刃部,绑在木柄上使用。



汉牛耕图画像石拓片(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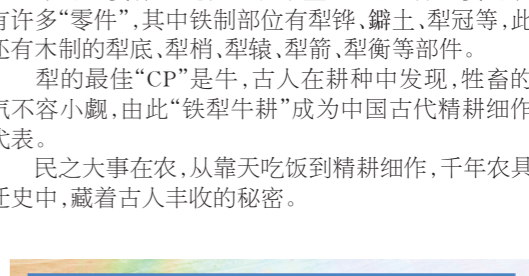
春秋时期,冶铁技术初现,铁制农具开始使用。战国中后期,铁制农具开始普及。秦汉时期,冶铁业兴盛,铁农具成农具主流,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自古以来,山东都是产铁之地。据《汉书·地理志》,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后,全国设立了四十多处铁官,山东就占了十二处。1972年,在莱芜发现24件西汉铁范,包括犁范、耙范、铲范等。铁范即铁模具,用来批量生产铁农具,见证了汉代农业的飞速发展。在这些铁农具中,犁是提高农耕效率的“神器”,它的出现在中国农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犁的主要作用是松土和平整土地,这件重要的农具有许多“零件”,其中铁制部位有犁铧、耩子、犁冠等,此外还有木制的犁底、犁梢、犁辕、犁箭、犁衡等部件。

犁的最佳“CP”是牛,古人在耕种中发现,牲畜的力气不容小觑,由此“铁犁牛耕”成为中国古代精耕细作的代表。

民之大事在农,从靠天吃饭到精耕细作,千年农具变迁史中,藏着古人丰收的秘密。



汉牛耕图画像石拓片(局部)

当然,稀有剧种的成功,各有各的不同,彼此之间的学习要借光不借形,各得其所。一套完整的文化生态对戏曲的传承,必不可少。浙江当地的民俗传统,以及雄厚的民间资本,培育了巨大的演出市场,为民营剧团提供了生存土壤。仅在台州,民营剧团就有近200家,它们是农村演出市场的主力军,活跃在乡村文艺舞台上。旺季的时候,一天里台州各地村镇搭台唱戏的就多达200场。粗略估计,台州的温岭市每年本土剧团演出达15000余场次,600多万人次共享越韵盛宴,社会资金投入超1000万元。

由此也知,稀有剧种的存续,不在“抢救式封存”,而在“活化共生”。当剧团能靠戏养活自己,当观众愿为乡音自掏腰包,文化自信便从心底生长。

#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 本报记者 卢昱

“我们台州乱弹发展到现在,靠一个字——活!”

浙江台州乱弹剧团团长尚文波说这话时,声若洪钟。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谁能想到,台州乱弹这株400年树龄的“老树”,一度沉睡三十年,如今即将第六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秘诀不在金玉其外,而在戏曲捧出的真心。近年来,台州乱弹探索出民办公助模式,在传承与发展的天平上,寻到了微妙而关键的平衡点。当地陆续拿出千万项目经费专款专用,五个事业编稳住人心,一万平地安放梦想,五年两部原创剧目托举翅膀。

对稀有剧种来说,政策是量脚而裁的布鞋——合适,才能走得远。

更妙的是台州乱弹十年内的“三级跳”——先后挖掘整理了120多个剧本、300多首曲谱,录制了126段唱段,11本大戏,出版了5本唱腔集,打造了展示台州乱弹历史的小型博物馆,对遗存的道具、服饰、剧本、曲本、手抄本等原始资料进行存档和展示;

2015年,新编剧目《戚继光》,用“文武做武、武戏文唱”的筋骨,把台州英雄的魂唱进百姓心里;

深耕大戏《我的大陈岛》,让垦荒故事与当代青年隔空击掌;接连推出《我的芳林村》《追星者》等原创现代戏,票房破千万,小剧团跑出了“轻骑兵”的飒爽。

当然,稀有剧种的成功,各有各的不同,彼此之间的学习要借光不借形,各得其所。一套完整的文化生态对戏曲的传承,必不可少。浙江当地的民俗传统,以及雄厚的民间资本,培育了巨大的演出市场,为民营剧团提供了生存土壤。仅在台州,民营剧团就有近200家,它们是农村演出市场的主力军,活跃在乡村文艺舞台上。旺季的时候,一天里台州各地村镇搭台唱戏的就多达200场。粗略估计,台州的温岭市每年本土剧团演出达15000余场次,600多万人次共享越韵盛宴,社会资金投入超1000万元。

由此也知,稀有剧种的存续,不在“抢救式封存”,而在“活化共生”。当剧团能靠戏养活自己,当观众愿为乡音自掏腰包,文化自信便从心底生长。



川剧(遥侄赴科)剧照

